

李纲

-著-

孝文帝密使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FENHANG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LTD.

李纲

-著-

使密帝文孝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洛阳危机：孝文帝密使 / 李纲著. — 南京：江苏  
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9.5  
ISBN 978-7-5594-3509-5

I . ①洛… II . ①李… III . ①长篇历史小说 - 中国 -  
当代 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58797 号

## 洛阳危机：孝文帝密使

李纲 著

---

责任编辑 王青 张倩

特约编辑 晏杰然

装帧设计 Topic Design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，邮编：210009

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mm × 980mm 1/16

印 张 20.5

字 数 354 千字

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94-3509-5

定 价 46.00 元

---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# —— 目录 ——

## C O N T E N T S

### 第一章 | 须弥天阁 ... 001

城北阊阖门之内，宫城巍峨，锦阁巨烛相映，金玉珠玑为帘，彻夜通明。又有西北一隅，金铺小城，寥落有光。其余各处，洛阳三百二十里坊，唯赖西月映照，百万屋下庶民，树颠筑巢寒鸦，皆入深眠。一队身着明光甲冑、腰佩环首直刀的巡夜禁军，整齐迈过洛水永桥，沿铜驼大街向北行进。

### 第二章 | 兖州归来 ... 023

寿丘里计东西二里，南北十五里，为皇宗显贵所居，洛京坊间多称之为“王子坊”，从那家家的围墙去看，便是与其他里坊的院落有着云泥之别，几乎户户筑坚实高墙、覆油亮莲纹瓦，川林围绕，高台芳榭，一望便知，户主定居山海要职。到了一户院墙恰过人高的门庭之前，只见一丛残叶修竹、几株娇艳寒梅，迎着料峭冷风从院落之内探出墙头。

### 第三章 | 畿内秘境 ... 051

神虎门外，公主元慕兰执辔于马背之上，肃然而立。马首时而低沉，时而高昂，在它呼吸之间，马嚼子为霜气和雾气交替萦绕。其身后一男一女也处于时刻待命状，一左一右，侍于公主两侧。一只绒毛洁白、体态高大的雪狼山犬四腿笔挺、双耳高耸，静静地矗立在三人后方。

## 第四章 | 铜驼悬尸 ... 081

这两尊闪烁着深邃且耀眼光芒的金色铜驼，还有那植满街巷的繁茂青槐，就代表着全部的京都。那些越过长河落日、风尘仆仆的藩国商贾，他们甚至已经在三千里外的边境小城苦苦等待了数月更年，终于等到一副关碟过所，得成赴京。尔后，在他们回返的途中、西去葱岭之后，口中所传说的中土洛阳城，就是一座青槐之城，腊月隆冬，苍翠如云的青槐，幻化为一片片肃穆的深灰，更彰显了那铜驼的光芒万丈。

## 第五章 | 大匠系狱 ... 109

见咸阳王依旧踌躇不定，慕容阔从袖中抽出一份文书：“证据确凿，事情已经定了，殿下，不宜再过多迁延顾虑。金镛城的太子留台那边已经用印同意，就差殿下您盖印副署了。一切办妥，未时一到，廷尉少卿亲自着兵拿人，将其捕入廷尉大狱。”

## 第六章 | 拨云见雾 ... 137

射声校尉看对方并无反应，赶紧将木匣打开，映入众人眼前的，是一把带鞘短刀，长许两尺，其形怪异，柄、鞘皆为黄金颜色，镂以狮兽星月纹络，各有红绿宝石镶嵌其间，与平常所见短刀最为迥异之处，在于刀鞘呈弯月状。校尉缓缓将刀刃拔出，寒光逼人，刻有血槽。

## 第七章 | 悦般世子 ... 163

镇南将军却问道：“怎么，事发之时，郾御史也恰在近前？”郾道元

摇头，肃然道：“镇南将军在上，并有都护郎在旁，将军为陛下钦命查案大臣，都护郎为前将军公子，皆为馆案之核心中坚人物。今日鄙某此来，除去以上沟通案情，实有一事相告，亦是我身离兖州之时，所负天子之重托……”

## 第八章 | 铁幕重围 ... 185

慕兰公主接在手里，见是一卷残旧的《神农本草经》抄本，她恍惚间似乎也想起往日某事。闻玉继续说道：“姊姊，你展开这书卷，看下我标记的那一篇。你还记得我埋怨韩英随意折我医书吗？而当时韩英却答我，这书纸似乎并不是他折叠起来的。你看标记的那一篇写的是什么？再看它上面，留有很清晰的旧折痕。”

## 第九章 | 中丞定策 ... 209

“郾道元，你这叫什么话！”咸阳王勃然，“于烈将军乃禁军统帅，我为天子元弟、当朝宰辅，不该去精诚同心、效忠陛下吗？”“殿下息怒，”王肃慌忙解围，“其实是有一样证物，已经牵涉到殿下这里，既然殿下来此，还烦请殿下说明此物的来历与去处，好让下官们寻了正确的思路继续查案。”

## 第十章 | 白鹭夺人 ... 239

让人吃惊的是，在队尾的马背之上，竟驮有几具尸首，尸身之上所着甲冑，既有射声校尉尉卒常甲，又有太子翊军校尉制装。各自为首的张议与于登二人，也并不多言，将质子交予白鹭曹候官之后，各自领兵回府。

## 第十一章 | 贵妃血书 ... 267

趁着冰冷的夜色，有一高头骏马，斜插过即将关闭的城门出城疾驰而去。

骑马之人正是慕兰公主的贴身扈从汐月，她的坐骑为天子御赐给公主的神骏渠黄。汐月很快绕过洛水幽林，间道城南万安山，飞驰到城外二三十里之处。她的目的地，是设在嵩岳北麓的天子行宫驻地。

## 第十二章 | 莲花宝顶 ... 299

半月之后，上元之夜，天子发出敕令，诏命南青州迁洛之两千巧匠，结队南过轘辕关，前往嵩山之麓一方石罅流泉处，开建一座幽胜的山间伽蓝。

畿内百姓传说：有位皇家公主，要在此处落发为比丘尼。



/ 第一章 /

## 须弥天阁

---

太和二十年，十一月。北魏新都，洛阳城。

某夜，亥子之交，弦月高挂，洛水静淌。

城北阊阖门之内，宫城巍峨，锦阁巨烛相映，金玉珠玑为帘，彻夜通明。又有西北一隅，金铺小城，寥落有光。其余各处，洛阳三百二十里坊，唯赖西月映照，百万屋下庶民，树颠筑巢寒鸦，皆入深眠。

一队身着明光甲胄、腰佩环首直刀的巡夜禁军，整齐迈过洛水永桥，沿铜驼大街向北行进。

突然，桥南传来一阵嘈杂声，瞬时变为骇人的喊杀声。细听，那声音并非洛阳正音，也不似鲜卑俗语，而是来自北方草原的柔然声调，此起彼伏。并有数十把闪闪弯刀——自燕然馆内，竟冲出几十个衣衫凌乱的健硕武士，只消须臾间，一个手持短刃的黑衣夜行者，即刻惨死于柔然武人的乱刀之下。

巡夜禁军闻声先至，片刻之后，负责四夷馆界民事治安的里正披衣后到，洛阳县、河南郡、司州府衙也迭次派出夜值吏员，各自扬鞭催马，迅速奔往事故发生地。

次日辰时，各处里门、郭门、城门、宫门四开之刻，人们开始传播一件惊天大事：昨夜在城南发生了一桩血案——有黑衣夜行人，被乱刃砍死在燕然馆大门阶前！

燕然馆为坐落于四夷馆区域的一处三进馆寓。四夷馆界为天子敕建的专供归化

大族、臣服王公、藩国贡使之常居处，整片建筑坐落在永桥之南，圆丘以北，伊洛之间，除燕然馆外，其余三馆分别为金陵馆、扶桑馆、崦嵫馆。半年以来，在燕然馆内，计有吐谷浑王子与家眷短暂小住之外，长为来自柔然胡廷的四王子郁久闾洛伦及其数十名武装扈从居留。郁久闾四王子的身份，既为柔然胡廷可汗派至大魏皇都的使者，更是草原藩国送往洛阳的质子。

而那个被当场击杀的黑衣人的身份，洛阳十万户百姓都一无所知。有好事者多方打听，仍是一无所获。各级官府及城门尉、禁军巡防，皆对此案讳莫如深。百姓只是听闻：对于四夷馆案的追查权，已越过洛阳县、河南郡两级，直接升至司州府（司州全名为“司隶校尉州”，该州辖治京都洛阳及京畿十二郡六十五县）。

又逾数日，消息灵通者得到确凿说法：天子已从兖州行在发回诏命，要求居京的太子留台与太尉府联合会审，彻查该案。

腊月十八，桃符新挂、蒲苇悬门的元日佳节已悄然临近。

无论是在北方的洛阳，还是在南方的建康，甚至更北的柔玄、怀荒，往南的广州、越州，虽有长江相隔，但人们都称这一天为三元、正旦。因为这元日，不仅是正月的朔端，也是新年的肇始，更是四季轮回的重启。

郭城西区，寿丘里。

此域之内，私邸林立，多居勋贵高门，飞檐错致，锦阁逶迤，竞比豪阔。

多年来，穆泰与咸阳王元禧交情甚笃。太和十九年底，时任尚书右仆射、爵封冯翊侯的穆泰出京外任定州刺史，二人虽旬月书信不断，却已是经年未见。

咸阳王府。

仆从奉上果品醴酪，添罢炭火香炉，咸阳王屏退左右，与来客独处正厅。

一番寒暄，可见两人重逢的气氛甚是融洽。

咸阳王悠然道：“冯翊侯，你这离京外放，做了一方诸侯，自在潇洒，本王在京可是累得够呛，束手束脚啊。主上大半时间在京都之外巡查考课诸州官治民情，眼见南阳、钟离前线战事趋紧，后方辄重调配，洛阳新都修桥造路，朝廷上下督课新旧百官，忙得我一塌糊涂。想来这年底是要得些空闲，皇兄却东去兖州拜谒孔林，把京都的一摊子大小诸事，就又留给了太子留台与我这太尉府，说实话，真希望储君能够早些有担当。我也好如我那伯父河阳王一般，落得个清闲自在，做个太平亲王。”

穆泰一边摇头微笑，一边摆弄赏玩案几之上的几样奇巧器具。只见那几只盛放点心的六瓣花形盘碟，见所未见，通体为清丽纯美的湛蓝色，晶莹精妙胜过水晶。那盛装酪浆的鸭形提瓶，亦是玲珑剔透，瓶壁竟无半点杂色，与之配套的几只杯盏，更是做工精巧，透亮如水，皆高脚细颈。饱满浑圆的杯腹之上，或饰以一枝卷曲灵动的忍冬蔓草，或是一串栩栩如生的葡萄浮雕。

“殿下，这几件琉璃器可是好宝贝啊，下官眼拙，料其应为我中土所无之奇物，其价恐比黄金还贵。”穆泰连连点头，不禁啧啧称奇。

咸阳王哈哈一笑：“冯翊侯好眼力，这几样杯碟，皆是波斯国的西来琉璃，正名为颇黎，据说原产地是大秦，萨珊波斯承其技艺，圆熟至此。前几日里才得来这几件奇物。”

“真乃稀罕！”穆泰满眼的艳羡赞叹，满心的流连忘返，小心翼翼地放下轻盈透亮的高脚颇黎杯，接着咸阳王方才的话往下说，“下官以为，这理儿，可不是殿下您说的那个理儿，实在是至尊这摊子事，少了殿下您的鼎力匡扶是不行的。殿下以贵胄之尊，封太尉，领首善之地司州刺史，兼都督司、豫、荆、郢、洛、东荆六州诸军事，可谓名副其实的国之巨础啊。”

咸阳王微微一笑，他伸手拿起一小块儿牡丹鲜花饼：“穆氏家族参赞初基，为我大魏列祖肇创社稷立下汗马功劳，世受皇恩，功表于世。在皇家所厘定世家大姓之中，穆姓不仅位列一流士族，且为勋臣贵胄八姓之首，巨宦盈朝，个个位高权重啊。冯翊侯，我可是替你们家算过，过去百年间，包括冯翊侯你自己，共有十一位穆府子弟尚娶大魏公主为妻室，这可是其他勋贵都没有的殊荣……”说起穆家百载新旧事，咸阳王如数家珍，两眼放光，看那情形好似他自己都垂涎三尺，他也顾不得再去吃那香酥可口的鲜花小饼，将其放回碟中，“皇兄也经常训导诸弟，说凡事定要多多照顾穆、陆诸家。说句公允的话，你们这八大功勋世家，才是我大魏帝国不可或缺的国柱。至于本王，只能说是幸得皇兄错爱吧。”咸阳王略略叹息，肘依凭几，以手托腮，凝着满目的雕梁画栋，不由感慨，“一转眼二十年过去了，真是怀念当初皇兄做青宫太子、我当逍遥亲王的快活日子，主上自幼天纵多能，克文克武，我却是夜以继日痴迷握槊赌博。还有三弟、四弟、五弟、六弟，个个天真无邪，每至秋高气爽，擎苍牵黄，角弓骏马，出平城中华门，涉武州川，好不自在……”

“嘿嘿，殿下，您听，是不是这么个意思，”穆泰一边轻击案几，以为节拍，一边陶醉其中，沉吟哼唱，“男儿欲作健，结伴不须多。鸱子经天飞，群雀两向

波。放马大泽中，草好马着膘……”

“对，就是这么个意思，如这《企喻歌辞》所咏，我鲜卑男儿力健尚武，是骨血里带着的，比那些只懂摆弄辞赋章句的文士小子不知要英武多少。那时候有父皇文献皇帝在，有文明老太后在，谁也没想到，时至今日，恰恰是最贪恋玩乐的我，要帮持主上操持这么大的家业。这真不是我想过的日子。”咸阳王连连摇头。

穆泰嬉笑：“殿下，下官自中山归京，定州地薄，也没什么好的土产风物带给您，恰半年之前，在那太行北端、涑水之源发现了一座大的铜矿，所得铜料，质地上乘。近年天子下诏中书省，多铸太和五铢制钱，汇通商贸，下官此来带了炼好的精铜三十万斤，今日里给中书省递交了三万斤入朝廷府库，余下的……都还在马匹车辆之上，尚且停留在郭外野林，殿下您看？”

咸阳王一怔，旋而面露喜色：“这，不太好吧？”

“殿下，至尊在太和十八、十九年的诏书里说得很明白，只因我圣朝贸易通达，市面泉布不敷需用，对于朝廷尚书台主导之外的民间铸钱，也是允许的，保证泉布的足色则可。民间大户尚且设炉鼓铸，代铸五铢，行通于市，何况殿下您，这个又不违至尊的敕禁。近月我听闻，洛阳城内东、西、南三大市，铜钱使得都紧张，定是那铜料不足的缘故。泉布匮乏，各藩国商贾来京贸易、各州郡货物流通定也受限。想来近年各地又兴建伽蓝，比造佛像，耗铜也定然是不少，京城营造这须弥天阁寺，工程浩大，咸阳王不是还贡献了两千斤精铜吗？”

咸阳王点头：“是啊，这个，也是作为皇弟应该做的。”

“殿下，您看这几十大车的铜料，下官是不是送到北邙山极乐寺去？我会简派精干的人手护着。待过了来年二三月，天气转暖，我为殿下在城内择块阔地，张罗个铸钱的工坊。”

咸阳王干咳一声：“好，那就……先放在那里吧。”

穆泰知道，位于郭城之外北邙山上的极乐寺，是咸阳王上个月才供养造起的王府伽蓝，寺院占地百余亩，风水、景致俱佳。此时正值隆冬，又是刚刚完工，咸阳王忙里忙外，极乐寺开光之日也就一拖再拖，正式的方丈、维那都还尚未议定，当前寺内只有王府内眷遴选邀请的十余僧人入驻看护。

“殿下，”穆泰端起颇黎雕花杯，美美地品了一口热腾腾的酪浆，“武库署铁作坊送来的铁具，您满意吧？”

咸阳王正用丝绢小心地拭擦自己拇指上的翠玉鸡心髻，听到穆泰的问话，停下

手中的动作，白了他一眼，眼眉挑起，抿嘴笑了：“你的鬼主意着实多。满意，我相当满意。”

穆泰曾任尚书右仆射，帝都迁洛之初，由尚书台主导，在城南伊水西畔狮子坊设有一座铁作工场，占地颇广，其东墙又凸出狮子坊东界围栅三千八百步，径达河沿，役工不出场界，可直于伊河中汲水炼铁。一年之前，这座铁作场被划拨为朝廷武库署下辖的专门机构。

咸阳王放下柔顺的白绢：“冯翊侯，这事儿可真是稀奇，我思来想去，却真是想不通这化铜为金的玄妙之处，世间真有这般神奇之事？可是我却不由不信，我明明派人送到铁作场的是两千斤铜，你却给我还回来三百斤金，”咸阳王眉头紧锁，满脸疑惑，又说道，“你莫不是诓骗本王，逗我开心？我看指定是。”

穆泰赶紧咽下刚吃进嘴里的蜂蜜果子，灌下一大口酪浆把果子冲下喉咙，鼓着双目：“殿下啊，您可真是冤枉了下官。您想穆泰哪来那么多黄澄澄的金子？自太和八年，朝廷为规避大小官吏巧立名目滥夺民财，施行明明白白的俸禄制以来，下官统共也没攒着几锭金银，全家老小就指望至尊恩赐的那五百户职田糊口，父祖攒下的田产山泽也早都让渡给了诸弟妹承继。”

穆泰所说，虽有夸饰，但咸阳王思忖，他确实也不大可能攒下如此巨财。

穆泰将手边的凭几稍移，向咸阳王这边倾身，悄声说道：“殿下您想，世间之物，其倏忽而易旧体，改更而为异物者，千端万品，不可胜论。如铅，色白也，但点之以丹砂即成赤。至于高山变深渊，深谷成峻岭，则为大物之变化。所以说呢，变化之理，乃天地之大道。殿下何以执着认定点铜成金就是不可能、不可思议之怪事呢？”

咸阳王凝着眼前那通红的火炭：“嗯……你说的，似有道理。”

“殿下，它不是似乎，它是确实如此……点铜为金，并非虚传，黄白之术，其实算不得什么前所未有的奇事，在前汉，在王莽伪朝，当时就有神秘方士点化而成的黄金大量出现，其名为——药金，大汉天子动辄拿几十万斤的药金作为黄金颁赐给功臣显贵，流通到市面上，根本分别不开来。殿下您掌枢天下万机，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，您还不清楚，即便掘地百丈，斩断五岳百川，天下哪有那么多的黄金？殿下，您说实话，您分得出这药金和平常金子的成色区别吗？”

“我细看过，辨不出来。”咸阳王摇头，他越听越觉稀奇，“这点石成金、黄白之术肯定是听说过，不过都会以为是志怪神魔一样的胡诌臆想，没人会当真啊。

天底下还真有这事儿？世间若有掌握如此高超幻化之术之人，那真就是存世的神仙啊。冯翊侯，你怎样的机缘，交得这样的活神仙？”

“殿下，正如下官方才所言，黄白之术，神而不玄，其变化原理究合天地之道。但要说它不神，此术确实只可能存在于蓬莱仙地的神人之手。”

“冯翊侯，别绕……” 咸阳王求知若渴。

“殿下莫急，这蓬莱仙人任哪个凡人也没见过，前朝的秦皇汉武也寻求未果。但就在咱们现在的洛阳城里，就有一位掌握此变化秘籍的人物。”

“汉朝的神仙真还活着？”

“东宫詹事黄腾之。”

“黄腾之？”

“黄腾之的亡父，乃是寇谦之寇天师的高徒！”

这七十年前的故人往事，咸阳王虽然知道得不甚清晰，但口口相传，也有所耳闻。

寇谦之，道教一代天师，大魏平城时代国师，太武帝信宠至极，尊道教为国教，并颁废佛令，敕命“天师及其弟子，并列在王公之上，不听称臣”。且当年改年号为“天平真君”，真君年号前后持续长达十二年之久。在旧都平城，太武帝先为谦之传法营建五层“玄都坛”，后造接天连云“静轮天宫”，本朝大臣笔记有载：“其高不闻鸡鸣狗吠之声，欲上与天神交接。”太武崩后，太孙继位，宣布解除“废佛令”，谦之仙逝，时过境迁，他的弟子也都纷纷四散于野。

见咸阳王在思索着什么，穆泰说道：“殿下，下官于尚书台任职数年，黄腾之为下属侍郎，久之，二人甚为投契，一次酒酣之际，才听他说到自己有这样的家世秘密。说来黄腾之也算是寇天师的嫡传。但因在朝为官，也就不便去对人说这样的道门秘事，其父能独得寇天师真传，想必也是有其道理的。殿下也清楚，自太武崩后，我朝崇佛，俨然国教，道教虽不致废黜，但其地位已今不如昔，他就更不会轻易说此玄妙变幻之术，免得惹来事端。为殿下制炼药金之事，是腾之拜托下官的。想来，腾之定是欲亲近殿下……等有了万一，希望殿下能庇护他，说句话。”

“如何之万一？”

“殿下，太子这情形……黄腾之毕竟不是什么仙风道骨，身在尘世，为身家计，也可以理解吧？”

“黄腾之大胆！” 咸阳王怒拍案几。

穆泰急忙离榻稽首：“殿下说的是，但殿下您看，太子身边，这黄腾之也算忠烈了，和其他人比起来……”

“穆刺史，此话到此为止，你责令黄腾之，事主以忠，其为本分。太子之存废，为皇家事！外人岂可臆测！”

“殿下责骂得是。”咸阳王的意思穆泰听得甚是明白，储君存废，为天子宗亲的家事，不要说那黄腾之，就连穆泰这样的重臣也不过是外人。故作大惶恐状。

咸阳王将一碟皎白如雪的桂花莲藕银丝酥推给穆泰：“吃点心，冯翊侯，这点心不错。”他稍稍一顿，“黄腾之有这点石成金的本事，看他家境却并不丰裕啊。”

“殿下，这事儿下官也问过他，一来黄白之术为高境秘术，不可滥用，须心存十分敬畏。再者……这点化之药，实属不可易得。须施术画符，口称咒语，七七四十九天，炼百石而成药，而后铸铜为笛，闭室鼓风，伏火点化发取捣治。心若不诚、性若不定，不但点金不成，反致笛溃焰腾，爆烂屋舍，顷刻之间，点金者身首化为肉糜！”

“噫！这么可怕。”咸阳王顿觉恐怖。

穆泰轻拍咸阳王的衣袖：“殿下莫要担心，黄腾之得寇天师真传，对这药炼之术可谓得心应手。这唯一的不便，便是点药的不易获得，是其不易获得的关键……”

咸阳王打断了对方：“冯翊侯，月前那个事情一出，今日仍旧未了……我还是放心不下，这个点药原材料的筹取，就暂停一停吧。担负京师城防重责的领军将军于烈，是直接听命于主上的……”继而长叹一声，“衣不如新，人不若旧。话说本王还须感谢冯翊侯的倾力配合，自司州南下，打通南阳、荆襄的直道工程耗时耗力，但军国之事刻不容缓，来年南下数十万军旅的辐重粮秣全赖此道，你我说话的这会儿，有五万丁壮还在整修此道，又有引谷水、灋水、伊水、洛水入京都以四通全国的运河工程，还有缮建城郭之外汉晋故堰千金堰的民需工程，哪一项都是迫在眉睫，主上每日与我的通信都要问及诸项进度，如果不是你这位前尚书台长官倾心沟通诸州军镇，督促竞相效力，我怕是到现在还在犯愁。”

“为殿下分忧乃属下分内之事，各州、各镇的真实情形与可供调取民力，他们是瞒不住下官的。”

“听闻六州都督军府长史，还有都水衙门长官他们上报的情况，北方诸镇州遣来的三万劳役，甚是得力，尤其是五千铁勒民壮，十分扛用，如此夜以继日，想必几项事务的如期完工应是没有问题的，也算给主上有个交代。”

“塞外柔然胡廷与我朝交好，北地宴然，没有战事，北方州镇也就没有了大的饷银来源，想来也是日子过得紧巴。我大魏有至尊如此的圣君，有殿下这般的贤相，敦化百僚，护佑生民，多有渤海流民、诸胡部落投奔北地。但放牧于风沙大漠，生地荒原，又是极难垦殖，殿下体恤民力，您也别觉着遣他们来京师效力，是不堪的劳役，其实对那些丁壮来说，也是有个稳当的就食之所，要十倍强于北坂苦寒、牛羊冻毙的惨境。”

咸阳王点头。

穆泰再倾身，更靠近咸阳王：“殿下，至尊是不是也该回来了？”

“冯翊侯，咱们做臣下的，这个任谁也不能多问主上啊。天子经略八荒，五山为镇，四海为家，自有圣断，我方才不是说吗，主上都已适应了常年巡访都外诸州。”咸阳王边说边伸出手掌，掰着指头计算，“你看，不要说平时，这大前年，太和十七年腊月前后，主上都是在邺城，查相州典狱，还召见考课了就近的河南、河北、幽云、海岱诸州刺史；前年除夕则是身在南方悬瓠、淮水前线，当时对萧齐伪朝战事正酣；只去年腊月、今年正月算是在洛阳清清静静过了个年。”

“呃……殿下，如果方便，能否替下官在至尊面前说句话？”

“能说的，定然要说。”

“定州水苦，下官身体实在无法适应其风土，眼见连月遭病，我这家眷也都还在旧京平城，平城今隶属了恒州，殿下如愿意，还请您给至尊说个情，把我调回到恒州做刺史。一来下官念旧，故土养人；二来先皇、先太后陵寝也都在恒代旧地，穆家世受皇恩，我兄弟近支已多迁洛京，如下官一支能日夜代至尊、殿下守护皇家诸山陵，也是做臣子的一份心愿。”

咸阳王听罢，没有接话。

“至尊最倚重殿下，应该不难。”穆泰再进一言。

咸阳王静思须臾：“穆泰……”

继而整个前厅是一片静寂，穆泰也不敢去贸然接话，他只觉得过了许久，才听得咸阳王又缓缓开口：“本王今日送你一番话，推心置腹的，希望你听得进去。你我私交归私交，但主上的迁都鼎革大业，事涉颇多，其意深远，绝不只是朝廷文武、后宫皇妃们搬个家，把家伙事儿从恒代僻壤迁至中原腹地如此简单，实乃膺箕受图、定鼎嵩洛之圣举，为我大魏百年大计，其移风易俗之典，将与五帝并迹，礼乐宪章之盛，凌百王而独高，你千万不可看不明白这一点，或者误会

本王，错以为我如此说，是在外臣面前谄媚天子，”他双手交叉，两肘依托案几，“我可以明确告诉你，主上不需要，我亦无必要。此番主上改良若成，便是前无古人的经天纬地之圣举，以我黄帝苗裔鲜卑血脉之尚武英姿之大胸襟，融合厚重中原、嵩洛神都之文教风华，我大魏，可远迈秦汉，手创一个亘古未有之锦绣中国。届时，虽秦皇玉玺遗落南境，南方岛夷伪朝仍狡称正朔，但天下衣冠，神州人心所向，已实归我大魏。齐文轨而大同，混天地而为一，自是水到渠成。今日里，旧京平城已然成为守旧勋贵的巢穴，有些人自恃高门世功，阳奉阴违，你切不可心存丝毫观望游弋之意，与他们走得太近。主上对个别滞留旧都的老臣的宽容，绝不是纵容，皇家的忍耐是有底线的。”说到这里，咸阳王以食指敲击了两下案头，挺胸收腹，做威严状，“本王可以说得再明白些，只要当天子在，一切造次皆为徒劳，都是引火烧身！”

穆泰惊愕，赶忙解释：“那是自然的，殿下放心。下官贸然有此请托，其实也有另外一番用意。恒代之地，山远路悬，旧都意重。窃以为，朝廷必须在恒、朔、幽、燕等北方诸州布有得力镇将，以防万一之不测，眼见些许北人恋旧，不解至尊营迁伐谋之圣举，已有零星骚动，至尊不可不防，殿下不可不虑。我穆家世代子弟皆肝脑涂地，襄赞皇基，若穆泰能如愿牧得恒代之州，定将夙兴夜寐，敬慎所临，以不负君望。下官之所以意辞定州牧，实因定、冀、肆、并诸州，域近京畿，朝廷雷霆可达，诸事平顺，也实难再有建功立业之担当和作为。庸碌无为，此非穆氏家风。”说到这里，穆泰颇为动容，离榻屈身跪下，埋首于席，“只请至尊和殿下把穆泰视作皇家鹰犬，出为捍护旧京根基，恒代州境之内，如有奸邪异动，穆泰的环首铁刃，定将其碎尸万段！”

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今冬的雪一直未下。

从北方原野闯过来的凛冽寒风，如刀如戟，一柄柄、一簇簇划过厚重的黄河冰面，越过横亘在南岸的连绵北邙山，掀掉大夏门三重城楼几片顶瓦，在帝京洛阳，大夏门城楼为内城十三门阙之最，去地二十丈，西侧是固若金汤的金铺小城，它毗邻皇家内城，甚至能听见烈风凿刻城砖的啾啾巨响，出了皇城南端闾阖门，一路向南，直扑铜驼大街，再掠内城宣阳门，沿御道东西冲撞开来，城中里坊，门扉窗牖任其撕扯，叮当作响，家家户户避之不及。

这一番狼狈相，被总管都城营造事务的将作大匠蒋少游尽收眼底。在这洛阳城

内外，再没有第二个人能比他看得更真切，更辽远。

他此时所立之地，为一处即将竣工的伽蓝高阁，寺阁位于城西西阳门内，铜驼大街以西十五里，寺阁中的最高建筑——浮屠塔直冲云霄，大魏天子元宏离开京都，东去拜谒孔林之前，亲笔御书为寺院命名，是为“须弥天阁”。当时有鲜卑亲贵建议用鲜卑语为寺院取名，被天子断然否决，最终用了这样一个汉译梵音的寺名。

此浮屠建筑虽名为阁，实为前高塔后重殿，层叠不穷，起伏有秩，绵延如城中山岳，又若盘尾巨龙。其间浮屠高塔精巧奇绝，上下二十八重，意为佛家世界须弥山中二十八重天。

须弥天阁初为安顿天竺赴华高僧跋陀传法布道所筹建，跋陀大师却更倾心远离尘嚣的山中幽境，不愿过多涉足京城俗务，于是天子另于京城百里之外的嵩山少室山下，为之辟出山阴坡地，建起一座山中丛林，名曰少林。这须弥天阁也就成为洛阳城中最为雄伟的一座皇家寺院，钦命义学高僧慧光为天阁住持，慧光禅师籍为定州长卢，在少时随父入空门，受具足戒于洛京所隶属的天下第一州——司隶校尉州，此时正当盛年，却已是皮甲精进，名满南北，不但译有《十地经论》此等佛家巨典，删定《羯磨戒本》，且亲撰《四分律疏》《仁王七戒》，注解《华严》《涅槃》，可谓神出五才志入四行，为名副其实的沙门后起领袖。

立于塔巅，郭城之内的皇家宫阙、两卫驻地、太仓武库、府曹衙署、十万户百姓家，尽收眼底，观帝京之内一切人与物如视己掌纹，城外方圆数十里，村户老树，残桥古寺，亦是一览无余。

如果是在旧京平城，这个时节，四目极望处，城池山野，早已是白雪皑皑，百姓的麦田，也历经了数轮沃雪层盖。

各部曹长官，计有小半数随天子车驾东去，此时应在兖州鲁城祭祀孔庙。

午后申时，咸阳王带了尚书左仆射、高僧慧光、虞曹尚书、右民尚书及大鸿胥典寺监、昭玄曹史、四夷馆监等留京相关负责官长，在号呼喧嚣、堆满工程余料的寺阁工地内外巡查了足足一个时辰。

一干重臣、上峰、同僚对寺院营造的质量和进度非常满意。多年以来，群臣对将作大匠蒋少游的能力和专注有目共睹。如此宏伟且精妙的建筑群，朝廷只给将作曹衙门拨了九百名来自徐兖诸州的远来役工，加之从平城随迁过来的手工户人、京畿司州地面的工匠共计三千八百人，再有来自塞北柔然贡献来的突厥锻铁工奴